

穆时英全集

第三卷

散文
理论与评论
译文卷

严家炎 李今 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穆时英全集

第③卷

散文 理论与评论 译文卷

严家炎 李 今 编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卷 散文 理论与

评论 译文卷

散文	(1)	致叶灵凤函	(38)
沉阔的大地(诗歌)	(3)	致施蛰存函(二)	(39)
关于自己的话	(5)	檄	(40)
我的生活	(7)	忆明若	(42)
丽娃栗姐村	(9)	新秋散记	(45)
游方僧	(11)	作家群的迷惘心理	(47)
燕子	(14)	我们需要意志与行动	(49)
故乡杂记	(16)	银性感	(51)
致施蛰存函(一)	(26)	说赌	(52)
中年	(30)	钟声	(54)
论悲哀	(32)	谈读书	(55)
说话与天真	(34)	两个恋	(57)
伟大与天才	(36)	自由之路	(58)
			——给自由主义者	(58)
			战斗的英雄主义	(60)
			速写	(62)
			『动态』随写	(64)

摩西人

Diana及其他	(66)	湖	(99)	无题	(149)
玻片上的世界	(68)	三六年致辞	(101)	雾中沉思	(153)
成吉思汗的子孙	(70)	奴隶之歌	(102)	女人	(155)
篮球房私语	(72)	才能之衰落与没有才能的人	(103)	贩卖所	(157)
篮球房录音	(74)	希望实现了	(105)	理论与评论	(159)
记者座小景	(76)	飞机翼下的广州	(107)	小说与剧本	(161)
归去来辞	(78)	怀乡小品	(116)	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	(163)
——站起来吧！你们	(80)	英帝国的前哨	(121)	《百无禁忌》与说教式的拟现实	(175)
关于《我们的要求》	(84)	上海之梦	(130)	主义者	(178)
葡萄	(87)	血的忆念	(133)	电影的散步	(178)
酒	(88)	疯狂	(136)	性感与神秘主义	(178)
文学市场漫步(一)	(90)	我的墓志铭	(138)	才能演员与风格演员	(179)
文学市场漫步(二)	(92)	乞丐	(140)	魅力的解剖学	(181)
文学市场漫步(三)	(94)	中年杂感	(143)	文艺电影	(183)
社中偶语(一)	(95)	死亡	(145)	主题·焦点·尾巴	(185)
社中偶语(二)	(97)	夜间音乐	(147)	电影的真实与象征	(187)

电影的双方——印象批评与技术

批评…………… (188)

劳莱与哈代…………… (190)

电影艺术防御战

——斥摘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的招牌者…………… (192)

当今电影批评检讨…………… (240)

《自由神》座评

叶灵凤 刘呐鸥 江兼霞

高明 穆时英 姚苏凤 (243)

乐剧《西施》简评…………… (251)

《仲夏夜之梦》评…………… (254)

MONTAGE 论…………… (256)

译文…………… (277)

那种人是危险的(八幕剧)

Alfred Neumann 原作 (279)

Ashley Duker 编剧

第一个恋人

…………… 凯·波以尔 著 (343)

亚洲的法兰西与德意志(节译)

…………… Edward Hunter 著 (350)

〔附录〕对穆时英的评论

与回忆…………… (359)

编辑的话…………… (361)

一九三〇年中国文艺杂志之

回顾(节选)…………… 狄克 (362)

南北极…………… 寒生(阳翰笙) (363)

一条生路与一条死路

——评穆时英君的小说

…………… 巴尔 (366)

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

…………… 钱杏邨 (368)

《现代》编辑座谈…………… 施蛰存 (399)

《现代》社中日记(节选)

…………… 施蛰存 (401)

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

穆时英君的创作…………… 舒月 (402)

财神还是反财神

…………… 司马今(瞿秋白) (408)

关于穆时英的创作…………… 杜衡 (422)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对穆时英

的评述…………… 王哲甫 (426)

《南北极》广告…………… (428)

白金的女体塑像…………… 江冲 (429)

论穆时英…………… 沈从文 (433)

《中国行进》广告…………… (436)

悼念穆时英先生…………… (437)

致今日出海函

…………… [日]增谷达之辅 (437)

穆时英先生，去了

……〔日〕横光利一(438)

穆时英先生

……〔日〕草野心平(440)

忧郁、漂亮的面容

……〔日〕片冈铁兵(442)

回想

……〔日〕阿部知二(443)

哀哉，穆君

……〔日〕今日出海(446)

穆时英先生

……〔日〕谷川彻三(449)

悼念穆时英君

……〔日〕松崎启次(451)

……〔日〕加藤武雄(462)

光华大学时代穆时英的诗

……张建功(465)

穆时英的母校及其学生生活

……张建明(467)

穆时英论

……杨之华(471)

穆时英……迅侯(480)

穆时英之死……卜少夫(482)

邻笛山阳

——悼念一位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

穆时英先生……〔香港〕康 裔(487)

三十年代文坛上的一颗彗星

——叶灵凤先生谈穆时英……(492)

双重人格：矛盾的来源

……〔香港〕刘以鬯(498)

穆时英和他的作品

……〔香港〕黄俊东(506)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

……〔香港〕司马长风(512)

新感觉派穆时英的作风

……〔台湾〕苏雪林(516)

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节选)

……朱自清(524)

致严家炎函……赵家璧(525)

穆时英在香港

……〔香港〕侣 伦(527)

悲剧角色的最后

……〔香港〕侣 伦(530)

《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存目)

……严家炎(533)

我见到的穆时英……黑 婴(534)

穆时英年谱简编……李 今(543)

穆时英长篇小说追踪记

……严家炎(573)

……严家炎(573)

编后记……严家炎 李 今(578)

穆时英先生全集

散文

穆

時英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沉闷哟！

要我们来改造。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沉闷哟！

怎单听得些示弱的吁告！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沉闷哟！

难道竟感觉不得烦躁？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沉闷哟！
为什么不起来反抗。

灿烂的天空。

是星月们在照耀；
沉闷的大地，大地沉闷哟！
唉？还是这样的无聊！

（载《光华周刊》第3卷第8期 1928年5月8日）

“沉默是聪明的。”苏汶先生说。

可是到今天，不能不说几句话了。

一年前，同时写了《南北极》和《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最近，又同时写了《公墓》和《偷面包的面包师》。以一个人写出完全不同的两种作品，两种文体，便被视为一个谜，视为一个矛盾。甚至我自己也不懂这道理，也笑。有许多朋友和不相识者，用文字或者用嘴，从各种不同的立场批评着，责备着。可是我从来没有表示一些意见，因为我自以为是聪明人。

可是到今天，看了《社会渣滓堆的流氓无产者与穆时英君的创作》只得做一会傻子啦。

文学是情感的传达，感染。每一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我以为，决不是可以分开来的东西，而是一个化合物——还不是一个混合物。要文体统一，要意识正确，非得先有统一的生活，正确的生活不可。要统一的，正确的生活，先决问题是这人有没有确定信仰。谈到信仰，决不是对于某种思想或主义的情感的崇拜与接受，而需要理智的探讨，第一，理智的了解。第二，因为情感是危险的东西，而且是与冲动相连的。

到现在为止，我还理智地在探讨着各种学说，和躲在学说下面一些不能见人的东西，所以我不会有一种向生活、向主义的努力。

年纪还不算大，把自己统一起来的日子是有的，发生了信仰的日子是有的——真正的答复批评家们和读者们的日子是有的。

这就算一个自白。

编者按：自本刊第三期发表批评穆君的创作后，曾几位热心的读者写信给我们，有些表示同意于舒月君意见。有些是为穆君不平的，可是他们中并没有特出的超越于舒月君意见的意见。除了北平的思澄君加了一点结论上的补充已在第三期通讯中发表外，最近有位李心君的来信，认为太苛刻了，他认为内容固然失败，可是技巧上认为是有相当成功，是可以批判地应用的。现在，穆君的“自白”，是很坦白地表明了他自己是正在生长中的一个，本刊关于穆君创作的论评，就此作一结束。并很喜幸地期待穆君的新的创作的成长，然后让批评家们得给以新的鼓赞。

（载《现代出版界》第4期1932年9月1日）

我的生活

我是过着二重，甚至于三重，四重……无限重的生活的。当作作家的我，当作大学生的我，当作被母亲孩子似地管束着的我，当作球场里的流浪者的我，当作农村小学教员的我——这许多复杂的人格是连自己也没有方法去分析，去理解的。我只要举个例，把人家对我的称呼写了出来，就可以见到我的做人难与支配生活的不易了。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叫我小穆，比我低一级的同学叫我老穆，有一次我跑到某月刊的编辑部去，那位编辑先生是德国留学生，有了胡髭，而且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言论界上有了权威的人，他请我抽烟，喝茶，讲了五分钟的话，他叫了我许多穆先生，我觉得我是一秒钟比一秒钟老了，讲完了话，他送我到电梯那儿，直鞠躬到地上，说：“穆先生，再会！”我觉得我真应该也预备身后之事了。那天我碰到了一位批评家，他把我的意识分析了以后，问我：“Mr. 穆，你的意见怎么样？”问我意见还可以，再加上 Mr. 穆，我只得说声儿：“对不起！”走啦。回到家里，一转身又想出去，母亲说：“英儿！”我只得坐了下来，听她谈家常话。如果听到父亲叫我：“时英，你过来！”我马上知道一定又要指摘我的大字写得不好了，马上装着脑袋疼。如果是妹妹叫我：“大哥，你来！”那一定是我秘密藏着的照片又叫她给查出来咧。我的称呼实在太多，多到也许可以联起绕地球一圈。在每一个称呼下面，有一个我的生活，所以要我叙述自己

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可是，话又说回来了，综合地讲一讲日常生活总还可以。

我每天早上七点半起来，（那也不一定，如果第一课没有，就得九点钟起身，）费半个钟头梳洗，吃早饭，上课，上完了课就和同学们谈天。这是我的公式化了的大学生的生活。在这生活之外，还有我的私生活，那是生活的变化与新奇。每天下午，我没有课，消费时间的方法大概是骑马，打篮球，郊外散步，参加学生会，或是坐到校园里吃栗子；一坐下去，我可以引了许多人来谈天，因为大部分的同学我是认识的。星期六便到上海来看朋友，那是男朋友，看了男朋友，便去找个女朋友偷偷地去看电影，吃饭，茶舞。

我的生活就是那么的，可是这还只一方面。有时我也上乡镇里的茶馆上去喝茶，或是去访乡村小学的学生们的家长。恕我再说一遍，要我写出我的生活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是那么复杂矛盾的生活，我的心理，人格等也是在各种分子的冲突下存在着。我是顶年青的，我爱太阳，爱火，爱玫瑰，爱一切明朗的，活泼的东西；我是永远不会失望，疲倦，悲观的。对一切世间的东西，我睁着好奇的，同情的眼，可是同时我却在心的深底里，蕴藏着一种寂寞，海那样深大的寂寞，不是眼泪，或是太息所能扫洗的寂寞，不是朋友爱人所能抚慰的寂寞，在那么的时候我只有揪着头发，默默地坐着；因为我有一颗老了的心。我拼命地追求着刺激新奇，使自己忘了这寂寞，可是我能忘了它吗？不能的！有时突然地，一种说不出的憎恨，普遍的对于一切生物及无生物的憎恨；我不愿说一句话，不愿看一件东西，可是又不愿自杀——这不是懦怯，因为我同时又是挚爱着世间的。我是正，又是反；是是，又不是；我是一个没有均衡，没有中间性的人。

（载《现代出版界》第9期1933年2月1日）

丽娃栗姐村

那天是五月节！太好的天气！可是都市里，天还不够蓝，太阳还不够明亮。我和珮珮上丽娃栗姐去，去找一个更广阔的田野，一个更高大的天空，一点我顶年轻的时间。

把城市丢在城市里，我们在初夏的和风里，到了郊外。渡过了苏州河，是一条很长的小径，旁有柳树，柳条直拖到地上。走完那条小径，便看到一片草地，一道河，一座红屋子，一个音乐台，还有白的桌布，黑的咖啡，一溜婆婆的老树，一些梦。

在那边，麦田从村边直伸到天边。天边有一株树，树上有一个乌鸦窠，树旁有一垛篱笆，一座黑的瓦屋，从那儿溶溶地卷到里边的就是丽娃栗姐河。

我们划了一只狭长的双桨游艇，划到水中央。让它随流水淌。是一个流质的天空，没有云。一阵暖风，就从天边吹来了布谷鸟的双重的歌声，吹着，吹着，从天边吹到天边，从麦田吹到麦田。那风，那歌声，飘到麦穗上，飘到水面上，又烟似地消散在珮珮的头发里边。

她太息了一下，我笑。

傍着船，一只白鹅睡在波纹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前面有一个俄国人也划着只船。静的水，静的天，静的田野，静的船，甚至那露在船

沿上的穿了白衬衫的脊梁也是静的。只有那两支桨在一起一落。珮珮的脸上有太阳光，一张黑而娇红的脸，健康的脸。我的鼻子上也有太阳光，我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想把它吸进去。

我笑。她又太息了一下。

不容易瞧见她那么静静地坐着的，她的棕色的眼是透明的，是强烈的香，强烈的光和影。今儿她的眼却是一对梦，像比平日黑了些，深了些。也不像平日那么的大声地笑，大声地说话。

一声 Guitar 从岸上溜了过来，静静地。

点上了一枝烟卷儿。烟慢慢儿的飘到柳丝里边。是黄昏时候了，在黄昏的微光里，我瞧见她的眼珠子变成黑色了，在那儿望着我。我想着，想到刚认识她的时候。

我们坐到月亮上来了才回！那月亮顶在前面划船的俄国人的脑袋上面，他生了银发，划着两支银桨。

（载1933年2月27日《申报·自由谈》）

早几天下大雪，从窗口看出去，街上冷清清地没一个生物。街好像比平日狭了些；那么静静地，是变了古画上的街了。在对面的屋檐下面，比街还冷清地坐着一个游方僧。戴了顶笠帽，闭着眼，瘦削的骨架上挂着件单薄的衲衣，督督地敲着只大木鱼。风刮着，把一片片的雪往他身上吹；雪沾着他的衣襟，就在他身上化了。我瞧着也替他发抖，他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敲着木鱼，连眼珠子也不睁一下的。

我看见一辆空黄包车在他前面拉过，拉车的缩着脖子，把车杠搁在膈肢窝里，两只手缩在袖管里边，慢慢地踱着，嘴里喷着白雾似的水蒸气。

我看见一个妇人，身上穿得鹅那么地臃肿，把两只手放在衣襟底下，一只酱油瓶露在外面，两只耳朵也包在绒帽底下，一只红鼻子挺在前面，鼻孔里喷着白雾似的水蒸气，挨着屋檐，在他前面走了过去。她的膝盖像是冻僵了似地，直着腿，叉巴着，一拐一拐的。

以后就再没人来往了。雪越下越大，天也暗了下来。在傍晚^①儿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歪戴了顶破瓜皮小帽，穿了件破麻袋大衣，头发直拖到大衣领上，赤脚拖了没跟鞋，袖着手，嘴角上衔着根烟蒂儿，彳亍着过去，喷着白雾似的水蒸气。

可是那游方僧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督督地敲着木鱼——那空虚

① 疑脱漏“晚”字。